

忠告日本政治家

1/25/27

忠告日本政治家

板權所有 不准翻印

著作人 郭沫若

出版者 上海文藝研究社

實價 壹角五分

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月初版

我們爲什麼抗戰？

——
爲保衛自己的祖國！

——
爲保衛世界的文化！

——
爲保衛全人的福祉！

——
沫若——

我們這次的抗戰，關係於我們國家的生死存亡，我們全體國民是不能夠苟且偷安，或畏難不前的。我們應該時時刻刻提醒我們民族的意識，堅定我們的決心，要真正地做到「國存與存」的地步。

目次

忠告日本政治家·····	一	六
中國文化界告國際友人書·····	七	一六
由四行想到四川·····	一七	二〇
不要怕死·····	二一	二三
唯最怯懦者爲最殘忍·····	二四	二五
關於敏子的信·····	二六	二八
人類進化的驛程·····	二九	三二
談軍中故事·····	三三	三五

我們所失掉的只是奴隸的鐐銬·····	三六·····三八
持久戰的必要條件·····	三九·····四一

忠告日本政治家

老實說一句話，世間上最可憐，最值得同情的，怕是日本的政治家吧？

前年「五一五」事變爲日本少壯軍人所殺了的犬養毅，日本人是稱之爲「立憲之神」因爲日本自有國會以來，他是歷次當選的一位議員而且他自始至終是一貫地站在立憲的立場，反對軍閥和官僚的。活到了七十幾歲在首相的現任上爲軍人所槍殺，而槍殺了他的軍人。卻被日本軍部把他們粉飾成民族英雄。我想那位老政治家一定是死不瞑目的，和犬養毅在議場鬥爭上並駕齊驅的，還有一位老政治家是尾崎行雄。這位先生在今年四五月間我們一同在東京的日比谷吃過一次飯。是日本一部分的基督教徒所主催的，因爲他在議會上發表過一次侃侃而談的正論，大家要慰勞他。座中一位美國教士中國人中，有馬伯援和我話題是求尾崎說到戰爭的預測。尾崎說，戰事難免的，日本的政治家已經把軍部無可如何，只有希望他們去碰一次壁，然後才可以覺悟。這

話說得最誠懇，大部分的日本政治家的心理，是可以以尾崎這話來代表的。但最感動我的是尾崎還說過一句話他說：日本政治家中不怕死的人如多得幾個，那日本便可以得救。

的確的，日本的政治家中，我看怕死的人實在太多了，他們所以把軍部無可如何者，便是軍部屢次把死威脅他們。這幾年來日本的政治家中爲軍部所格殺的，可也不少了。濱口幸雄，犬養毅，井上準之助，團琢磨，齋藤實，高橋是清等，都是日本政治家中有點骨鯁之氣的人，然而通被日本軍部所格殺了。日本國內事實上是形成了恐怖時代，所有一切的政治家，都是被恐嚇得來，不是不敢說話，便是成爲日本軍閥的喇叭。

就是日本的唯一的元老西園寺公爵，不已就夠可憐了嗎？他和明治天皇本是竹馬之友，自維新以來，他在日本的政治上文化上的貢獻，的確是可以不愧爲一個元老的。尤其在近年來，他對日本軍部的控制，我看，的確是費盡苦心。自從濱口幸雄遇難

，日本的政黨防線潰了堤，日本軍部的勢力像洪水一樣汎濫以來，西園寺公爵的苦心便是在怎樣使日本軍部就範的一點。政黨既失掉效用，足以牽制軍部的只有軍部自身，西園寺公爵是見到了這一點的，他的政治的指針，我們明白地可以看出，起初是以海軍牽制陸軍，其次是分化陸軍的內部。齋藤，岡田，兩位都是海軍大將，他們兩位出乎意外的相繼組閣，便是利用海軍以牽制陸軍的表現。去年「二二六」之變，岡田內閣雖然終至瓦解，但那次的事變沒有演成嚴重的內亂者，事實上也是海軍盡了他的保衛的責任。廣田的過渡內閣究竟只敷衍了一時，接着是宇垣內閣的流產，林內閣的畸形兒之產生。宇垣和林都是陸軍大將，宇垣是陸軍中的保守派林是所謂肅軍派，是軍部中的第三種勢力。這流產內閣和畸形內閣的產生，便是分化陸軍內部的表現。這種用海軍牽制陸軍，用陸軍的某派牽制某派的策畧終竟是失敗了，結果是圖窮匕首現，現出了目前的近衛內閣來。

近衛文磨。據日本人說，是西園寺公的「秘藏子」，也是西園寺公的「最後一張

牌一。本來在去年「二二六」之變時，西園寺已曾決心把他這「最後一張牌」打出，叫近衛組閣，然而近衛當時辭退了，把他的代身廣田來代替了他。結果，到今年來在種種策略用盡之後，仍只好把「最後一張牌」打出去然而，被打出了的這「最後一張牌」，卻可憐，才是放大炮的一張牌。

近衛本來是一位貴公子，年紀也僅僅四十七歲，又是一位神經衰弱，患着失眠症的人，要希望有怎麼大的魄力，把誰也控制不了的日本軍部控制起來，那未免也是一種奢望。然而近衛卻完全全成為了日本軍部的「羅波子」，（傀儡）成為日本軍部的擴聲器，卻也是出人意外的。

近衛是有高等教養的人，他在大學時期還曾師事過日本的馬克斯主義者河上肇博士，在近衛年青的時候，並曾做過些左傾的文章。壯年入貴族院，曾銳意於貴族院之改革，日本的有識者都以爲這位貴公子是相當有爲。然而這位先生在日本的舉國仰望中一登臺，卻完全成了日本軍部的「羅波子」，日本軍部的擴聲器。

由這擴聲器中我們聽見了好幾次的播音了，說：中日的事件只有用軍來解決，不准第三國干涉。說：要澈底使我們中國「屈膝」，失掉抗日的意志。最近日議院的臨時會議又開幕了。近衛的演說又是一次軍部意識的播音。

據說，「中國未能瞭解日本真正的意響，並盡力對日蔑視。一個國家不僅以敵視與輕蔑他國為國策，且用之為遂行國策之指導的原則，此實在世界史上未之前聞」。這話我覺得很有趣。只消把「中國」和「日本」的字樣兌換一下，把「對日」改為「對華」，那簡直就是我們自己所說的話。

又據說，「日本擬予中國軍隊以致命的打擊，俾令其完全失去戰鬥的精神，如中國不能重新考慮，而對日堅持抵抗，則日本亦有長期周旋之準備」。

這又是「屈膝」放言的那一套了。

身為一國的宰相，應該要過細籌畫下一國的大計。一個國家臨到軍人專政的時候，便是那個國家走到末路的時候了。

尾崎行雄的話令我們想起，日本軍部實在是碰壁，這座「崖」就卻是我們中國

尾崎行雄的話再令我們想起，日本的政治家中不怕死的人多得幾個，日本便可以得救。然而日本的政治家，明治時代的老一輩的人我們可以不用說，連濱口，犬養，齋藤，高橋那樣的人，似乎都已經沒有了。

「二二六」之變，在當時，我是住在日本的，日本軍部把東京播音局佔領了起來，用兵士提着槍逼着播音局員報告軍部所發出的消息。播音員的那戰慄而又亢揚的聲音，聽起來真令人可憐。

近衛先生的幾次發言，都令我聯想到了那「二二六」當時的播音。

近衛先生，我們並不希望你發揮你青年時代的「幼稚病」，談什麼馬克斯主義的實踐，我們希望你真能體諒你的先生西園寺公望的苦心，至少要做到濱口，犬養，齋藤，高橋諸人的不怕軍部的氣慨，步着他們的後塵，爲你的祖國而死。

老實不客氣的說一句話，你假如「不能重新考慮」，不把你「屈在狂暴軍部之前
的「膝」伸起來，日本是要亡在手裏的。

我們所希望於日本政治家的，也是這樣，夠勇敢一點，救救你們的祖國！（九月
七日）

中國文化界告國際友人書

全世界愛好和平的朋友，保衛文化的鬥士，一切理智清明的義士仁人們；

我們的世界，我們的世界文化，我們全人類的福祉，目前是臨到了絕大的危機了

西方，把國際勢力劃分爲了兩大陣營的西班牙的戰火業已經年，迄今尚未止熄。
東方，我們目前的中國又在和強暴的日本軍部作殊死戰了。

日本的軍部自從中東之戰，日俄之戰，屢次的大戰役獲得了勝利以來，他們只知

道戰爭的利得，不知道戰爭的慘禍，他們是把戰神認爲了他們的守護神了。

歐洲大戰，東方沒有直接參加，播及於日本的影響很小。否，她反而是得到了偏惠，把她的各種勢力扶植了起來，對於我們中國生出了獨佔的野心。這野心，尤其在最近的六七年，揭開了一切的面網，毫無掩飾地暴露着了。

自一九三一年以來，日本侵襲我滿洲，蹂躪我上海，奪取我熱河，割裂我冀東，猶然不知滿足，絲毫也不想收斂她的侵略的狂勢。最近復自行醞釀出蘆溝橋事變，以重兵五十萬進攻華北，奪取我北平天津，屠殺我無防衛無抵抗的民衆，而於我文化機構，尤狂肆摧殘，逮捕我學生，槍決我青年，炸燬我學校，焚燒我圖籍。這種狂暴的行爲，就是未開化的蠻人都是不能做出的，而日軍部橫無忌憚地，在二十世紀的開明的今日，不惜一演再演地引以爲快意了。

華北的轟炸尚在繼續進行，華南的轟炸十日以來又早已開始，上海的四郊，杭州，蘇州，南京，南昌，九江，武漢，長沙，各地同時都受日本軍部的轟炸，我無防衛

無抵抗的民衆，尤其歸弱的婦女幼兒年老無力者，死在轟炸機的投彈之下的，總當在十萬人以上，北平天津等地的死亡，還不及算入。現在上海四郊的學校和文化機關，又和天津一樣，已經打成了一片焦土了。

朋友們，我們明確地知道，日本軍部的野心是沒有止熄的一天的。他們的所謂「大陸政策」，正明目張胆地表示着非完全佔領中國不可。他們之想吞併中國，處心積慮已經有四五十年了。他們認爲他們的羽毛已經豐滿，他們的海陸空軍都是在世界無敵。而且在目前的西方爲西班牙的內戰尚在進行，各文明國家分成爲對立的形勢，愛好和平的友邦。表面上似乎已沒有餘力顧到遠東，所以日本的軍部更認爲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，發動了他們將近全部的武力大舉圖華。我們中國，目前的確是處到了危急存亡的關頭了。

但這危機是我們中國一國所獨具的嗎？否，這是帶有全世界性的！我們中國的危殆只是這個危機的開始。這個危機，猶如猛烈的霍亂，鼠疫，它在短時期內便要向全

世界蔓延。全世界的文化，全人類的福祉，都是同樣地受着了莫大的威脅的。我們這樣的說辭，並不是故意要危辭聳聽，也並不是要誣蔑日本的軍人。日本的軍人，他們在公開的宣傳上所作的說辭，有時比我們這所說的還要更甚。他們老早便在夢想着成吉思汗的再來，其荒唐無稽的宣傳家，更認為成吉思汗是他們的源義經，他們早就在夢想着更要演出「蒙古人馬蹄到處無青草」的慘劇的。是的，朋友們，他們這種想念的確是「夢想」，我們可以絕決地這樣說。但是，這夢想不是有逐漸實現的可能了嗎？六七年來日本軍部在我們中國境內所演的慘劇，不是給我們全世界全人類的連打的警鐘嗎？我們中國如逐漸地被日本人吞滅了，誰還能夠斷言，日本人不會像五世紀前的吞併了中國的蒙古人，把戰禍蔓延到全世界。我們要斷言日本軍人的野心是夢想，須要有實力來證明她的確是夢想！

我們中國人現在是起來了，我們是被逼到無可忍的地步，在死裏求生地起來了。我們明知道我們的力量很薄弱，我們的軍備遠不如日本，——因為日本人的整軍經武

已經有五六十年的——但是我們不顧一切地起來了，我們的旗幟上所寫的不僅是要爭取我們民族的生存權，要保衛我們祖國的獨立，而且我們是要做世界文化和人類福祉的防波堤，我們要保衛世界文化並保衛人類福祉。

朋友們，你們不要以為我們這種想是誇大吧，以為我們這次的對日抗戰是不度德，不量力，僅如以卵投石，或如上海某外報所載的嘲笑漫畫，是以戎克船和日本的軍艦衝擊吧。不，我們相信，凡是真正愛好和平，愛好文化，理性清明的友人，決不會作如是想。我們相信我們的友人是澈底同情於我們的。我們相信我們的友人就和我們自己一樣，是相信着最終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。因為我們的全國上下是一致地發動起來了。我們的士兵樂於犧牲一切保衛自己的祖國，我們的人民也都樂於犧牲一切以保衛自己的祖國，我們大家在同一的目標之下舉起了抗敵的烽火，舉起了二十世紀的赤十字軍的軍旗了。我們縱便是戎克船，然而這戎克船上載滿了猛烈的魚雷和各種各樣的水中轟炸器的。這，我們相信，住在上海的國際友人們，可以作我們的保